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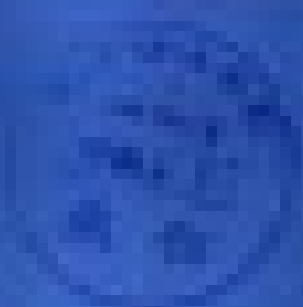
X274
H3G



漫天要价

127528

漫天要价



故 事 集

漫 号 边 要 价

中国曲艺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

漫天要翰

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固安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 110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$5\frac{3}{8}$
1985 年 3 月第 1 版 198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00001—33,000 册

书号 10227·066

定价 0.60 元

目 次

漫天要价.....	贺寿光(1)
辣椒嫂.....	周喜俊(12)
死猪官司	杨山林(23)
老支书入党.....	甘 若 其 奇(31)
吴金贵捅了马蜂窝	曹治淮(38)
“一点七”.....	秦天寿(51)
选 婿.....	张建国(63)
玉兔传奇.....	刘浩歌(67)
丑角外传.....	兴 国(74)
“黑”“白”汽车	彭明羹(82)
灵芝杯	杨帆里(91)
一封匿名信	师俊山(109)
九响连环鞭	孙明杰(123)
王马虎管电	车周兴(130)
韩冬梅巧难何矿长	车周兴 樊金涛 萧建国(138)
蒋明调动记	李颂今(147)
守着烙饼挨饿	李绪良(157)
飘来的月饼	宗鲁平(162)

漫天要价

贺寿光

“打架啦，打架啦！”“‘扳不弯’和‘扶不直’打架啦！”不晓得哪个冒失鬼，这么惊炸炸地一喊，把整个农庄上的人全惊动起来了。大家伙儿“乒乓八六”把碗筷往桌子上一撂，全跑到门口来看热闹了。只见村子南头水稻田边上，两个老汉一个在前头颠动颠动地跑，一个在后头得咚得咚地追。眼看着距离越来越近，后头那老汉一伸手就能抓住前头那老汉了。就在这时，生产队长段成赶到，一把将后头那老汉拦腰抱住。众人一齐围了上去，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“什么事？”

这一来，前头的老汉跑走了。被抱住的老汉急得双脚直跳：“拦住他，我要问问他‘扶不直’还有没得良心！”“什么事？这样火上堂屋的！先凉凉脑子，告诉我。”“好，你是队长，又是他‘扶不直’的亲侄儿，你心放当中，评评这个理。”“你说吧。”“他偷水。”“偷水？这水不是昨天才由生产队统一上足的吗？”“你听我告诉你啦。”

原来，今天早上，“扳不弯”老汉买了八十斤化肥，正朝稻田里撒的时候，被“扶不直”老汉看见了。“扶不直”是个“聪明”人，他一看这事有利可图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趁着中午大家都收工了，田头没人，他拖把大锹，把自家承包的田

里的水放得一干二净，随后，到上首“扳不弯”家承包的田里去放那化肥水。哪晓得，“扳不弯”没有走远，就躲在旁边玉米田里，把他那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先看他放自家田里的水，还以为他学了什么种田的新技术；再一看，他去挖开两家的界坝，偷放化肥水了。“扳不弯”是出名的急性子，碰上这种把砖头角子朝人眼里塞的事，如何不气！气得他浑身肉颤。大吼一声：“不许动！”这一声，如晴天霹雳，把个“扶不直”老汉吓得两腿发软，险险乎栽下秧田。他抬头一看，啊，“扳不弯”横眉竖目，怒冲冲地来了。他晓得不好，三十六计，逃为上计，拔腿就跑。“扳不弯”连忙挖了几把淤泥，堵死缺口，随后追来。这就出现了开头大家看见的那个场面。

在场的人听了，有的笑得揉肚子，有的板着面孔嗤鼻子，一时议论纷纷。这个说：“‘扶不直’这老汉也太不象话了，如今都什么年代啦，他还做这种缺德事。”那个讲：“哼，我早说过，这责任制不责任制的，搞不得。这不是？把人的那自私本性都调动起来了。你看吧，大乱子还在后头呢。”马上有人反驳：“你这个人，看问题太片面。哪样事情没个主流和支流？要不是责任制，我们这个年年倒挂的生产队，能一年翻身？你家去年不也进了八百块吗？”“嘿，生产上去了，这思想掉下来咧。”“胡说。”“一点不胡说。丢开‘扶不直’不谈，就说‘扳不弯’这样的老贫农，如今也变得这样自私啦。他过去多大方，别说放一点水，你就是要个头，他总会把个大笆斗给你。帮东邻，扶西舍，一年到头白工生活不晓得做多少，从不计较报酬。张聋子家失火，他一把手就是三十块，还也不要还。现在你看，滴水不漏。这就叫人不顾人，自顾自。”“废话，自顾自的是‘扶不直’，不顾人

的也是‘扶不直’，你怎么反怪起‘扳不弯’来了？好象偷水的无罪，管水的倒无理了，真是昧着良心说胡话。”“嘿，要还是大共家，就没得今天这说话了。”“谬论，大共家是绑在一块拚穷。”“包产是拆散了拚命。”“你！”“你！”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这两个打旁屁官司的，倒又吵起来了。段队长急得直跺脚：“别吵了。都怪我这个当队长的工作没做好。问题已经出了，吵有什么用？得想办法解决嘛。都先回家吃饭去。”大家听了，都不吱声，各自回家，风波暂息。

段队长回到家，呀，“扶不直”坐在屋里等他呢。一见面，憨笑两声：“嗨嗨，大侄子，我闯下‘豁’子来啦。一笔写不出两个段，你要帮老叔叔把这个屁股擦干净哪。”段队长叹了口气：“唉，不是我做晚辈的要说你，你真有点太……那个了，你怎么想起这种绝章程来的？”“不提了，怪我糊涂。”段队长苦笑着点点头：“是有点糊涂。不过吵也吵了，闹也闹了，只当风吹过拉倒，以后吸取教训就行了。”“以后那是自当吸取教训了。可眼前这一关难过啦。”“眼前还有什么关？‘扳不弯’还会来打你？人家不是那种人，不会记仇的。”“扶不直”见侄子没懂他的话，急得直摆手：“打，我晓得他不会打我。”“那还有什么关？”“水、水、水！我那一田的水全放干了，水田没水，还得了？这才是要命的一关哪！”段队长这才明白，他沉吟了片刻，说：“这是个问题，怎么解决呢？队里的小机船装梨子去江南了，要十天才得回来，没法子给你打水。”“那，就不能……想想旁的办法吗？”“办法嘛，现在只有一个。”“什么办法？”“去求‘扳不弯’，请他做做好事，让点水把你。”“哟！”“扶不直”抽了

口冷气，“求他？我……”“那有什么办法呢，你那田，三面是路，灌水非从‘扳不弯’家田里过不可。他家那田，对你来说是麻袋口，喉咙路，华容道。你不求人家，人家还来求你？”“这……我这老脸皮……唉，你是队长，出面去转个弯子吧，看来，也只有去求他了。”“试试看吧。不过，这老汉的脾气你晓得，他想干的事，九头牛都拉不住。他不干的，你说破唇舌磕破头，也扳不弯他。”

段队长中饭也顾不上吃，就去找“扳不弯”。到他家一看，没回来。一问，小孙子说爷爷搬田头住去了。住田头做什么？站岗放哨，专门守卫那化肥水。嘿，天底下就有这种犟脾气的人！段队长拉着“扳不弯”的孙子，一起到田头去。老远的就看见一个小棚子竖在那块。到了跟前，“扳不弯”一把拉过孙子，说道：“宝宝，你日里上学校，晚上来跟爷爷做个伴。这回呀，偏要叫他‘扶不直’认得我，他扶不直，我用钢筋把他撑直了。再不直，打个铁夹子把他夹直了。叫他尝尝缺德的滋味，改改那软、刁、眯、麻、弯的脾气。”段队长听到这块，心里一凉，坏了，这事不大好弄呢。但身为队长，再难的事也得解决呀，既来了，就硬着头皮说说看。

哪晓得，“扳不弯”的话好说得很呢。听段队长说明来意，老头子响响亮亮地答应了：“行。宁叫他无情，不叫我薄义，水照放。不过，要限他马上亲自送四十斤化肥过来，我才能放一半水给他。”这话通情达理。人家田里撒了八十斤尿素，放一半肥水把你，当然得把四十斤哪。段队长兴冲冲地去回复老叔叔。谁知“扶不直”一听，这个条件不能接受，他八十斤尿素撒下田是不错，可化肥已经沉下水，耗下泥，已经被秧根吸收了，现在那水里没什么肥气啦。段队长叹了

一口气：“唉，你这是自找的麻烦，现在只好喝汤把肉钱。莫说四十斤，就是要八十斤、一百斤，你也只好把。”

“扶不直”摇了摇头，憨笑两声：“嗨嗨，嘿，反正这么一来，我就吃亏啦。你是队长，不能去动员动员他？如今，不是广播里天天喊‘五讲四美’吗，也叫他来点心情美。”

段队长听了，又好气又好笑：“那叫心灵美。我看你别说人了，你自己这心灵就不大美。”“嘿嘿，我是快进棺材的人了，美不美的不讲究，嘿，不讲究啊。不过，四十斤化肥太多了，劳驾你大侄子，再跑一趟。哦，退赔还有个减、缓、免呢，我也来点减、缓、免吧。十斤，怎么样？”看他这赖脸不羞的样子，段队长真来气，袖子一甩，说：“你自己去说吧，我不好意思。”说罢，回家吃饭去了。

自己去说？“扶不直”才不干呢，那太丢人。再等等，假如天睁眼，来场大暴雨，不就用不着去扳人家下巴颏啦！可到了下午三、四点钟辰光，他熬不住了。什么玩意？他看门口树叶子全被太阳烤得耷下来了，田里头那断水的秧苗还得了？再晒下去，就没得命了。他牙齿咬掉一大捧，狠狠心，忍着痛，登门再找段队长：“算了，我认倒霉。这回，让他敲一竹杠，答应了，四十斤化肥，一两不少。”

段队长二次“出山”，只说这下子矛盾解决了。哪晓得，“扳不弯”把头一仰：“不行，涨价啦，现在，要八十斤。”

什么话，中午只要四十斤，三个钟头就涨一倍，跟风涨价吗？要是旁的人，段队长倒要来火了，你拿我寻开心哪！但这事是自己亲叔叔惹下来的，你跟在里头撑硬头船，人家能买你的账？不行！只好陪笑脸，打招呼。怎奈是天下好话都说尽，他全当清风过身边。段队长有点着急了，就说：“你

到底想什么心思啦？”“我啊，要叫他一辈子忘不了这回的教训，要他入皮入肉入筋入骨，叫他浑身发火，脑子发胀，心里发慌，脸上发烫，把他那三道弯扳得直笔笔的，才算过门。”这话狠呢，段队长听了也紧张：“人是要教育。可你不能拿庄稼开心哪，真把他那几亩水稻晒死了，到秋天，他一家喝西北风啊？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”“谁说我见死不救？我不是说啦，他化肥一到，我立刻放水。不过，现在是八十斤啦，一钱不能少。”

段队长头皮直抓，只好再来告诉“扶不直”，劝说道：“算了吧，你背理，认打认罚认倒霉，只当得病吃药的，就把八十斤化肥吧。”“啊！”“扶不直”这回心里可慌了，苦笑着说：“他，嘿嘿，这次，嘿嘿，这么凶的呀？八十斤化肥，这不是拦路抢劫么！你这个当队长的，难不成一点权威没得？就不能教育教育他！”“嘻！”段队长也苦笑起来，“要说教育，老叔叔你得先受教育。你也晓得要‘五讲四美’，怎么放人家化肥水的时候就不想想，这么做对不对头？我说呀，你趁早自搭梯子自下楼，去向‘扳不弯’赔个礼……”“啊，不，那太难看，连你大侄子也走不出去了。”“那没关系，承认错误不丢人。”“不不不不不。”“扶不直”脑袋直晃：“我情愿把八十斤化肥了。”“那也好。”段队长一拍大腿就走。才走到场边子，“扶不直”又追出来，喊道：“哎，慢点，慢点，大侄子，你先坐一刻，吃了晚饭再去。”“晚饭吃不吃不要紧，早点把问题解决了心里才定当。”“我有数。这辰光，水田搁个一天半日没事，晒晒才发旺呢。只要今天夜里能放水就中了。”“你呀，别拖拉了，我还有旁的事呢。”“不碍事，来吧，我煮了一锅鲜玉米，尝尝吧。”“扶不直”嘴里说着，手里就来拖大侄子，连

拉带拽把段队长又带回堂屋里。

段队长耐着性子啃了两个鲜玉米。正吃着，发现叔叔不见了。他叫了两声，没应。走出门一看，“扶不直”站在堂屋西北角上望天呢。段队长抬头一看，西北方向有几片乌云在飘动。只听“扶不直”在念叨：“阿弥陀佛，能下二寸雨就好了。你下二寸雨，我明日买个大猪头敬你。”段队长见了，真是又好气又好笑。他喊了一声：“老叔，莫念经了，这雨下不了。刚才广播里报啦，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，多云转晴。而且，明天气温还升高两度呢。”这无疑是当头一棒，“扶不直”愣了：“啊，真真真真的？”“不信，你回去听，这时候正校对呢。”“扶不直”忙跑回屋，广播里果然还在报天气，一连报下去三天，都没雨。他的心全凉了，只好再请大侄子：“无论如何，请你再跑一趟。八十斤化肥，照把。只求他早点放水，无论如何，不能超过明天上午。”

段队长“三顾茅庐”，来见“扳不弯”。告诉他：“扶不直”已经认错，八十斤化肥照给，望他宽宏大量，放水救苗。哪晓得，“扳不弯”头仰得比上回更高，从鼻孔里哼了一声：“嘿，八十斤？那是晚饭前的话。现在，又涨啦，一百六。”“什么？”“莫大惊小怪的。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。要水，就这个价。不要，我也不强迫。”“你，你，你这是把事做绝了。”“不绝不绝，比起你‘扶不直’老叔来，还差十万八千里呢。”“你——！”段队长气呀，气得说不出话来了。“扳不弯”大笑起来，拍着段队长的肩膀：“哈哈哈哈哈，年轻人，不要火气太盛。我体谅你的难处，如今的生产队长不好当。这事，又有你亲叔叔搅在里头，你更不好办。我看你不如睁只眼，闭只眼，让我来收拾他。我来剥他的癞皮。抽他的顽筋。”“你

这叫什么话？”“中国话。”段队长听了，又急又气，真拿这老头没法治，一跺脚走了。“扳不弯”还在后头送上一句：“一百六是今晚的价，明天一早就是三百二啦。”

这边，“扶不直”眼巴巴地等着侄子回话，一看段成脸色不好，心里免不了咯噔一慌，赶紧问道：“怎么样，他答应啦？”“答应个屁，又涨价啦，要一百六。”“扶不直”朝起一蹦：“啊，一百六，这不是杀人吗？！”“那是你自己把颈项伸到人家刀口下去的。讨小便宜吃大亏，活该。”“唉！”“扶不直”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往地下一蹲，一言不发。段队长想了想说：“旁人的事我好处理，你的事，我舌头窝在嘴里不好说，没得别的办法了，只有开社员会，交把大家讨论，看如何处理。”“扶不直”一听：什么，开社员会讨论？那还不是白娘娘水漫金山寺，虾兵蟹将齐来打秃头，还有我的好果子吃？想到这里，他连忙摇手：“不能不能，再想旁的章程。”“有什么主意你自己拿准了。我还要到大队开广播会，先走一步。”段队长说着，走了。

天，黑下来了，“扶不直”心头也蒙了一层黑影。他又悔又恨又急又闷，鬼使神差，竟不知不觉地朝稻田走去。他明白，假如今夜不上水，就要影响稻子的收成；假如明天不上水，那稻子就可能变成一田烧火草，晒得乌糊焦干喀崩脆。到了，到“扳不弯”的小棚子了。他蹑手蹑脚，生怕惊动了棚子里的老汉。到了，自家的田头到了。他抚摸着粗拉拉的稻叶子，觉得稻叶子瘦了，枯了，干瘪了。他好象听到稻田里无数的声音在喊他救命，那稻叶子象万把利剑，一齐指向他的胸口，在责怪他：“都是你这个老头，害得我们吃苦受罪。我们死了，你也没得好日子过，到秋天，叫你喝西北风。

收不到，还赔产，把你嘴巴子撑起来当鼓敲。”“啊！”“扶不直”心里一惊，止不住连打三个寒噤，懊悔、怨恨、悲伤一齐涌上喉咙，涌上鼻腔，涌上眼窝；肚子里，好象烧开了一锅醋，酸味呼哧一头冲上来：“哇，我缺德，我作孽，活报应哪。我不该磨耗人，我不该呀。”

“扶不直”正哭得伤心，忽听黑暗里一个癞猫嗓子唱起京剧来：“我坐在城楼观山景。”这是《空城计》里诸葛亮唱的，听这嗓子，不用问，准是“扳不弯”。他这么一唱，“扶不直”不哭了。他不哭，“扳不弯”也不唱了。沉默了两分钟光景，“扳不弯”终于说话了：“咦，怎么不哭了的？啧啧，那眼泪咸丝丝的，比尿素水肥呀。”瞧这人，心也太毒了，这时候，还应该来笑话人吗？“扶不直”受不了啦，他一把抓住“扳不弯”：“你不要赶尽杀绝，把人朝死路子逼。你说吧，四十斤化肥当真不够？”“不够。”“八十？”“不够。”“一百六？”“不够。”“三百二？”“不够。”象这样涨上去，还有个顶吗？“扶不直”急坏了，他不由自主地冲上去，抓住“扳不弯”的前襟，来回牵着，声嘶力竭地喊起来：“你到底想要什么？”“扳不弯”也反手一把，揪住“扶不直”，大声喊道：“我要你的一颗心！”哗啦啦！“呃咦哇，救命……”

什么声音？“扳不弯”把“扶不直”推下稻田去了。好狠哪，这还了得，乌漆墨黑的，把一个老头推下秧田，不要闹出人命官司来！你听，“扶不直”只喊了半句“救命……”就没声音了。怎么回事？还有那“哗啦啦”是什么声音？难不成“扶不直”一头栽死了？不是。他碰到水啦！“扳不弯”把他一推，他下了秧田，哗啦啦一声，见鬼了，晒了大半天，哪块来这么深的水？他不相信，用手摇摇，不错，一点不错，凉溜

溜，冷嗖嗖，正是他求之不得“扳不弯”漫天要价的救命水。他喊了半句“救命”，连忙刹住，停了半分钟光景，才颤抖着说：“救、命、的、菩、萨！”

“哈哈，菩萨，菩萨能救你的命？”“扳不弯”又大笑起来。就在这时候，河边上影影绰绰过来五、六个人，一听田头上有笑声，那几个人都赶紧往下一蹲，竖起耳朵听动静。两个老汉全没在意，继续谈他们的话。只听“扶不直”又羞又愧又感激地说道：“你，你就是活菩萨。”“不，我跟你一样，是个跟着共产党走了几十年的庄稼人。”“啊，老哥。”“扶不直”听到这里，浑身一震，那双腿不知怎么的，往下一弯，竟跪倒在田坎上。“扳不弯”一见，连忙拉住：“不得了，遭罪，遭罪，快起来。”“扶不直”被拉起来，他一把抱住了“扳不弯”：“老兄弟，人家都说我是根永世也扶不直的笆斗藤，这回算被你扶直了。”“哈哈，人家说我是根扳不弯的桑木扁担，这回碰上兄弟你，也弯罗。”

正说着，忽然一道强烈的电筒光，从水田那边射过来。接着，传来了段队长那粗喉大嗓男高音：“哈哈，大家来看戏呀，这块演《将相和》啦！”

“嗷，嗷，看戏唷。”五、六个黑影一齐吵嚷着站起来。“扳不弯”把脚一跺，喝道：“炸嗓子，你们来游什么魂？”这时，那黑影里站出一位高个子，一听声音就知道，他是中午说过“包产是拆散了拚命”的那小伙子，只听他阴阳怪气地说道：“我们也是来演戏的。”“你演什么戏？”“实不相瞒。段队长一动员，我们觉得不应该袖手旁观，准备今天夜里，在路上筑一条浮槽，越过你老人家的宝地，把我们那几户田里的水引过来。你看，锹、镐，全带来啦。唉——可惜来迟了一步，你

们这《将相和》一演，我们的《龙江颂》可就砸锅啦。”“哈哈哈哈哈！”田头上，人们开怀大笑起来。这真是：

社会公德记在心，
包产切莫分了心，
漫天要价费苦心，
满田清水见真心。

辣椒嫂

周喜俊

韩华姣，人送外号“干辣椒”。叫来叫去顺了嘴，就都叫她“辣椒嫂”。她听了不急不恼，还呵呵地笑。

听这绰号，不知道的人准要猜想：她保险又瘦又弱，身材娇小；要不就是蔫蔫巴巴，说话不多，让人心焦。熟悉她的人一定会反驳：你算猜错了！论身材，她五六三粗，比壮小伙子都不孬；论性格，她爱说爱笑，心肠又好。那为啥偏偏得了这么个绰号呢？要问此事，还得从她结婚那天说起。

杨家村地处偏僻山区，风俗古老，新媳妇头天到婆家，必须端端正正坐在炕旮旯，红着脸低着头，不吃不喝，不说可笑，任凭别人怎样起哄，也不能吭声。“辣椒嫂”是去年六月十六结婚，过门当天就破了规矩。上炕后，大大方方一蹲，笑嘻嘻地还和旁人打招呼。这一下，有好些个人看不惯了，特别是老太太们，把脖子一扭，说道：“哟，这哪儿象个新媳妇呀，倒象个耍猴的！”那些和她同辈的嫂子们也大声喊着：“炕上没小孩屎，还怕把你那新裤子弄脏了呀？！”姑娘们也直劲揸掇她小姑子：“上去，把她搬倒。”“好！你们等着瞧。”小姑子悄悄上炕给她个冷不防，一推，哎呀！就象棉花包子碰在了铁塔上，“辣椒嫂”纹丝儿没动。她小姑子倒被顶了